

部說民國

集衛防民國

傳雄英子父

(國救侮禦)

榮宗馬 者訂校

承石章 者著編

PF8
4

行印局書中正

國民說部發刊旨趣

近來民衆讀物之刊行，日見其盛；據所觀察，在今日高唱民衆教育及識字教育之時，此種刊物應運而生固甚正當，而事實上亦確需要。第以一般民衆所受新教育之根基尚淺，其生活習慣環境情形，均尙滯於舊觀念，而不自知新需要之所在。故雖有寶物，等於泥沙，蓋未明其用，亦不知其可貴也。因此關係，無論民衆教育之呼聲沖天，識字運動之宣傳遍地，民衆讀物之刊行盈千累萬；而民衆不知享受或不能享受，依然如故。事倍功半，至爲可惜！查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三屆年會通過民國二十四年三月教育部修正試用之民衆學校課程標準草案，規定國語科教學方法要點：「第六條，要培養自動閱讀的能力；第七條，要獎勵課外閱讀和欣賞的興味。」但如何培養閱讀能力，如何增進欣賞興味，則教材之選擇，讀物之編纂，大有關係。坊間一般民衆讀物未能深入民衆，固由於我國民衆教育水準之低；但亦未嘗不因編選技巧未能適應對象之故。各省市民衆教育實驗機關，間有改變作風，適合民衆口味讀物之編印，但又限於地方，零星不全不易普及。本局有鑒於此，於是審察民衆普通興趣，調查民

衆平時習慣，因勢利導，利用吾國舊有章回小說之體裁，結構，編以小本讀物，每冊在萬字左右，灌輸世界時代新知，培養中華民族意識，使民衆閱讀能力欣賞興趣，無形加強。此種方式，利用爲民衆教育之工具，與今日利用故事體裁編爲兒童讀物，作小學校教本之補充材料，用意相同，於民衆教育上當能發揮其功能。故本局敢毅然嘗試，以「舊壺裝新酒」之意，採用章回體裁，編成國民說部一百冊，以供民衆閱讀之用。其內容則應時代之需要，分爲十集：曰歷史集，曰革命集，曰地理集，曰名人傳記集，曰健康集，曰生產經濟集，曰政治集，曰防衛集，曰科學集，曰生活集。合言之：各集均有相當聯繫，使可滙通活用，俾民衆讀者於整個人生上，得到正確之認識；分言之：歷史集，革命集，地理集，名人傳記集，政治集，屬於「教」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思想；健康集與防衛集，屬於「衛」的方面，足以領導民衆自衛；生產經濟集，科學集，生活集屬於「養」的方面，足以增進民衆生產。故國民說部不僅可供各省一般民衆學校之用，即縣，鄉，鎮，區，省等施行特種教育區域，中山民衆學校，亦可採用此書以作訓練民衆之工具也。

00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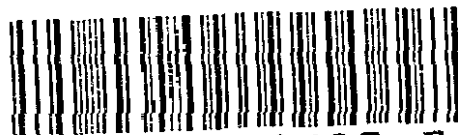
父子英雄傳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小兄弟勤勞堪服務 | 老夫婦儉樸得成家 |
| 第二回 | 遇荒災舉家離皖北 | 逢舊友合夥赴遼東 |
| 第三回 | 辛苦力耕荒田成熟 | 殷勤善誘鄰里同心 |
| 第四回 | 護農田寶林忽西 | 喪財產國富又南還 |
| 第五回 | 目睹情形英雄揮淚 | 耳聞消息壯士枕戈 |
| 第六回 | 力竭聲嘶肝腸寸斷 | 槍林彈雨血肉橫飛 |
| 第七回 | 宵小橫行險遭不測 | 風雲彌漫備嘗艱辛 |
| 第八回 | 千里從軍別離在即 | 十年教訓抵抗長期 |

回

目

一



3 0614 6783 7

857.4
657
3

第一回 小兄弟勤勞堪服務

老夫婦儉樸得成家



(南)

話說安徽鳳陽縣的城外，有一座小小的村落，叫做林家橋。村裏住着十幾家人家，都是靠租幾畝田耕種爲活的。村子西邊靠着山，東邊南邊北邊都是一片綠森森的田野，他們春天耕種，秋天收穫，如果不遇到荒年，一年的收成，儘夠飽暖了。在村子的盡頭有一家住戶叫做吳寶林，年紀已經五十六歲了。妻子何氏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國富，今年二十二歲，小兒子國雄也快到二十歲了。他們老夫婦倆一向是向當地的財主租了十幾畝田，自耕自種，除了應納的租穀而外，稍

留一點食糧，多下的使用小車子推進城去，賣給糧食行裏，得一點現款。他們平時穿的是破布衣裳，吃的是麥屑稀飯，夜晚連豆油燈都捨不得點一盞。這樣十幾年來，寶林的手頭也積蓄了五六百塊洋錢，在林家橋這地方，他也算得上是一個殷實佃戶了。

一天，太陽已經下了山，寶林牽了一匹牛慢慢的從田裏回來，在路上碰到了東鄰的周二。寶林開口和他打招呼道：『周二爹，到那兒去？麥已經下過了種罷？怎麼一春以來，沒有看見你的媳婦呢？』周二銜着旱煙管，似笑非笑的答道：『寶林爹，你忙吓！我此刻想到西邊老三家裏去一趟。我祇種三畝田的麥，用不着費多大的氣力，現在早已種過了。田少人多，不合算，所以今年正月裏我便打發我的媳婦到上海去做娘姨，弄幾個錢回來貼補些家用。』周二說完逕自

去了。寶林在回家的路上想道：『周老二祇有一個媳婦，還要教她出外找生活，我的兩個兒子年紀都已經不小，年青力壯的少年人，單靠種十幾畝田，只夠溫飽，是沒有出息的，不如也教他們兩人到上海去找點工做，一則可以學一點手藝，二則可以多賺一點錢。』寶林主意想定了，回來便和他的妻子商量，何氏當然也不會表示反對。在懷抱着向前進取的熱情中，小兄弟兩人便千里迢迢的踏上奔波的道途。

他們兄弟兩人到了上海後，因為舉目無親，便投奔到從前在他們鳳陽做過買賣的山東人名叫宗興的那邊去。這時宗興是在上海內外棉織會社第七廠裏當管車，看見他們小兄弟遠遠的跑到上海來，自也非常歡喜，就替他們設法在廠裏找了兩個位置。雖然在工廠裏一天往往要做十幾個鐘點的工，拿的工資也沒有多少，不過在他們纔從農村裏

出來的人看來，也還不覺得苦。同廠的工人們都因為他們小兄弟倆爲人老實，很樂於和他們來往。這樣不知不覺中一年的光陰就輕輕過去了。在第二年的二月裏，他們的工友因爲向廠方要求改善待遇，沒有結果，便全體罷了工。直到二月底，纔由總商會調解，雙方簽定了契約，他們又照舊上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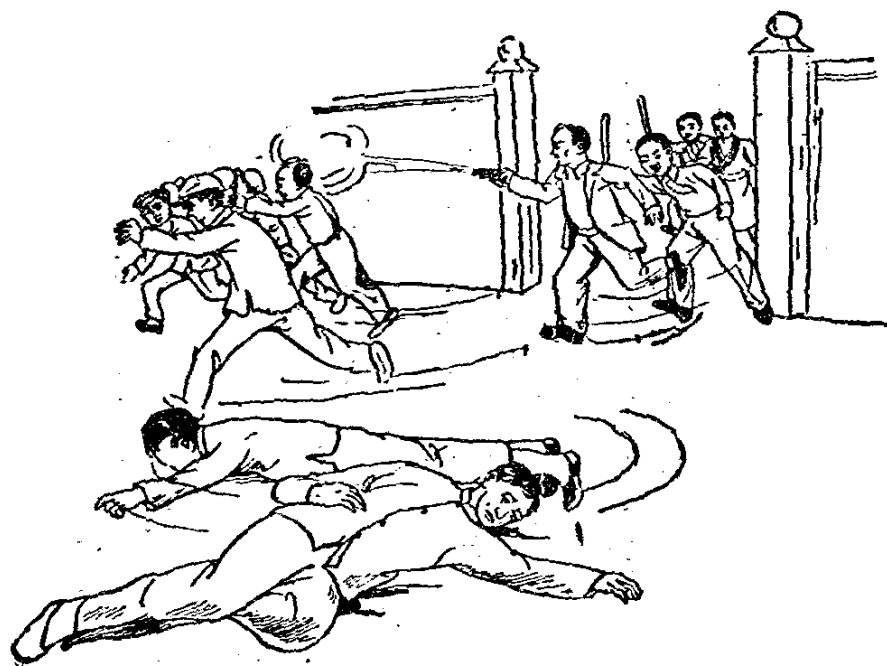
大約在上工兩個月以後的一天，他們廠裏一個渾名叫做小安徽的工人，氣急臉紅的跑過來對他們說：『廠方又不遵守條約，他們現在又開……開……開……』小安徽越急越說不出話，嘴也張着合不攏來，引得旁邊的工人們哄堂大笑。還是國雄輕輕的跑到他的身旁，用手拍拍他的肩頭，說：『是不是他們又在開會來對付我們呢？』『不，不，不是的！』他，他們開……開除了……』小安徽用了半天的力，牙

縫裏纔擠出「開除」兩個字來。這時在旁的工人，大家都參加過罷工，都有被開除的資格，所以異口同聲的問：『開除什麼人哪？』小安徽道：『工會的代表。』屋裏頓時起了一陣騷動。國富大聲在人叢裏喊道：『諸位呀，工會的代表是我們推舉出來替我們說話的。他們被開除了，我們能坐視不管嗎？』國雄接着也說：『他們外國人簡直把我們中國人當做豬狗一樣看待，他們總是八小時工作，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睡眠。我們中國人就不是人，要做上十幾個鐘點的工作。我們爲中國實業發達起見，替中國工廠每天多做幾小時工是可以的，但不能這樣的做外國人的牛馬，近來工會說話，他們又開除代表。真是氣殺人！我們還是再罷他一次工吧！』無疑的，這種提議立刻被通過了。

可是一連罷了十多天的工，廠方總是一個不理睬，得不到一點結

果，並且廠主還藉口存紗不敷，停止工人的工作。直到五月十七日那天，國富國雄和小安徽他們氣憤不過，就約定全廠的工人在平時上工的時候，去和廠主直接交涉。可是事機不密，早被廠主曉得了，就弄了些刀棒，準備給工人們嘗嘗鐵和血的滋味。偏偏從前他們有代表說話，現在代表被開除了，人多話多，七嘴八舌的你一句，他一句，便跟廠主起了衝突。這時人叢裏忽然發出一個尖銳的呼聲：『諸位呀，不要把廠主放走了，不達目的，我們就跟他拚命吧！』隨即擠出一個身材高高的工人，大家一看，原來是一向不很說話的顧正紅。

當顧正紅擠到廠主面前的時候，廠方的人已把明晃晃的尖刀，和黑森森的鐵棒拿出來，大家一看更是氣上心來，也不管是赤手空拳，一齊衝過去。廠主連忙擺一擺手說：『來呀！』只見刀棒齊下，血肉橫



工 人 圖 禍

飛，同時又是一陣拍拍的槍聲。大家沒有想到廠裏會開槍，頓時都嚇慌了，一齊像潮水一般的向外面飛逃。只有顧正紅還是靜悄悄的躺在那兒，一股鮮紅的熱血，不住的從他的身上流出來。

這次的慘殺，被刀傷和槍傷的傷勢很重的有小安徽和另外六個工友，他們因為來不及逃走，被工廠裏硬說他們是鼓動風潮的主犯，報告巡捕房裏把他們抓去了。

且說國富國雄他們當時也跟着大眾一齊逃出來，回到家裏，心頭還是卜卜的跳。不久，宗興來了，他說：『死了的我們要開會追悼他們，被捕的我們也要想辦法援救他們。』於是他們三人便分頭進行。

二十四日各團體爲顧正紅在潭子灣開追悼會，上海大學的學生前去參加，路過公共租界，被捕去四個人。因此在追悼會裏，大家義憤填胸，沒有一個不痛罵帝國主義者的橫暴。國雄更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演說着，末後他沉痛的說：『衝突發生的時候，巡捕房抓去了小安徽等七個人，昨天又把援助我們替我們募捐的施文定謝玉樹捉去，今天又捉去了上海大學的四個同學，不但不准保釋，而且待遇也是十分的苛刻，甚至拒絕親友的探問，和強盜同樣嚴密的監視。報紙的態度又因爲處在種種的淫威之下，非常的消沉，這回事實的真相恐怕社

會上不會十分的了解。我想我們還是先組織演講隊，把這回的真相對社會上宣佈了，求社會上公正人士的批判和同情。」

這提議在悲壯的情調裏，一致通過了。隨後宗興站起來說：『事不宜遲，全體總動員的日期，我想就定在本月三十日罷！』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已到了約定的日期。這天國富國雄和宗興從上午便帶領了三個小隊，在河南路一帶，沿路向路人演說工人被殺，學生被捕，以及租界裏中國主權喪失的情形。

正說話間忽然有一個店夥從拋球場那邊飛奔過來對國雄說：『先生，南京路上演說的同胞們已經被巡捕房裏捉去了十幾個，先生們別再去哪！』國雄不聽猶可，一聽眼睛都睜圓了。說道：『朋友，謝謝你，我們還是去看看的好。』及至他們趕到南京路的時候，看見副捕

頭斯梯溫正抓着兩個學生的衣領，向老閘捕房走去。國雄這時候奮不顧身的趕到羣衆的前面，揮着小旗子大聲喊道：『我們一齊跟到巡捕房裏去吧！』於是學生，工人和看熱鬧的羣衆一兩千人，浩浩蕩蕩的直奔老閘捕房而去。這時老閘捕房的巡捕頭愛伏孫已經召集通班巡捕二十二人在門口分列成半月形，羣衆和巡捕站立的地方，相隔只有一丈多遠。愛伏孫突然拔出手槍來，指着羣衆說道：『停！勿停止末，要打殺！』外國人講中國話，本來就不容易聽得懂，何況人聲嘈雜的時候呢？這時副捕頭梟威爾便首先向羣衆射擊，隨後全體巡捕連開了兩排槍，拍拍拍的發了四十多響，羣衆們立刻便四散奔逃，同時國富國雄也因傷而被捕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遇荒災舉家離皖北 逢舊友合夥赴遼東

話說國富國雄當日被捕入牢，受盡千般辛苦，等到出獄，已是秋涼時節了。一班老朋友像宗興小安徽也不知下落，工廠早已開了工，他們是工廠裏所痛恨的，當然不能再進去。而且牛馬般的生活已經過得懨倦了，加之帝國主義者的虐待，更使得他們不願意再留在上海。當時他們商議的結果，還是回到他們的故鄉——鳳陽縣的林家橋去。

曉行夜宿，途中無話，在他們將到家門的時候，國富對他的弟弟說道：『老二，爸爸媽媽看見我們平安的回來，不知道要多麼的快活呢？』國雄也很高興的答道：『能夠在死裏逃生，真正不容易的呀！最該殺的就是那帝國主義者，他們把我們中國人，要殺就殺，要打就』

打。』他們談談說說早已到了家門。何氏看見兩個兒子回來了，張着嘴笑嘻嘻的迎出來。國富很感動的說：『媽，一年多不見面，你老人家瘦了這許多！』他們一邊說一邊走進屋裏。何氏隨即答道：『總爲這一年來莊稼不好，吃盡辛苦，也得不到往常收穫的半數。不但忙夠了，愁也愁夠了，那得不瘦呢？』何氏說罷連連的嘆氣。國雄這時看見父親不在屋裏，便問他的媽媽道：『爸爸那裏去了？』何氏又嘆了一口氣，纔說道：『你爸爸嗎？他從天沒有亮的時候就到田裏去，此刻還沒有回來呢。這天氣真討厭，一連四五個月不下雨，田裏的穀子總枯萎了。好不容易從老遠的挑一兩擔水去澆澆，還可以支持些時候，可是近來連河裏的水也漸漸的快要乾了。』國富也淒然的說：『這天真逼人死！』他還沒有說完，寶林已經慢慢的踱進來，坐在靠近門口的

一張矮板凳上，不住的喘氣，停了一刻纔說：『你們小兄弟回來得正好，我活到五十七八歲，荒年也見過幾次，但是總沒有近兩年來的厲害，鳳陽花鼓不是唱：

說鳳陽，

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田地，

小戶人家賣兒郎，

我家沒有兒郎賣，

身背花鼓走街坊。

現在真被它說着了。』接着國雄便搶嘴道：『爸爸，我們爲什麼不離開這裏，到別的地方去謀生呢？』寶林說：『我也這樣想，不過上海人多事少，去不得的。不如到山東去投奔老二。老二開設的糧食行近來生意也還不錯。』主意定了，寶林當下就把租田退去，帶領妻子何氏，兒子國富國雄，乘着津浦路的四等車直奔山東濟南而去。

且說寶林的弟弟吳二年紀也有五十歲的光景，自從中年離開家鄉以後，便在濟南開設了一爿小小的糧食行，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他的妻子謝氏也很勤儉，只是膝下沒有兒女，他們都是忠厚老實人，想教國雄承繼過來做他們夫婦的後嗣。這回他的哥哥嫂嫂帶領了他的姪兒住到他的家裏來，吳二當然格外的歡喜。

一天，吳二從行裏回來，對寶林夫婦說道：『適纔我們行裏伙計小王三的哥哥在行裏說，他今年做大綢和土布的生意，很賺了一筆款子。大哥何不也教兩位姪兒跟小王三的哥哥合夥兒去販賣山東大綢和土布呢？』此後國富國雄便過着販賣的生活，一年多也賺着了不少的錢。

到了十六年，因為革命軍北伐，各處難免有戰事發生，他們便暫時放棄了這行生意，在吳二的行裏幫同照料。七月中，吳二教國雄到青島去採辦進口的大豆。國雄初到青島，等交易的手續辦好後，這天正是二十那天，天氣非常晴朗，便到街上散步，藉以遊覽。忽然看見一個某國水兵坐着黃包車，下車時不給錢就走，車夫拉得滿身是汗，跟在後邊哀求的討車錢，誰曉得水兵轉過身來就把車夫打倒地上。路

人是憤憤不平，偏生國雄走上來向水兵問道：『坐車不給錢，還要打人家，這是什麼道理？』水兵不但不道歉，反破口大罵：『豬猡，要你管！』隨即對準國雄的胸膛一拳。國雄氣極了，也不肯相讓，兩人便扭成一團。這時候附近的許多某國商人圍集起來幫助水兵行兇，崗警遠遠的看見了，連忙跑過來阻攔，水兵卻拔出手槍準對車夫放了一響，幸而沒有中。一會兒又來了裝滿百幾十個某國兵的六輪大汽車，把警察、車夫、和路人統統的困在核心，肆行毒打，有一個警察被刺刀刺中腦袋，登時就死去了。國雄知道再留在那邊，一定不是傷，就是死，尋了個空兒便溜出來，連夜搭火車趕回濟南來。

國雄回到濟南後，過了新年，吳二便教他管行裏的賬務，國富應付門市。這時國軍已克復了江蘇的徐州，直向山東境界進展，濟南轉

眼便要歸國軍佔領了。在戰期中，吳二行裏的生意非常冷淡，國雄每天都在行裏跟夥計們談天。一次，國富匆匆的跑進來，說：『老二，外邊的風聲很不好，聽說某國又要出兵阻撓革命軍的進展了。』大家一聽，情緒便立刻緊張起來。可是過了幾天，依然平安無事，也就不以爲意了。

一天，忽然天空裏來了一片軋軋的機聲，隨卽就是不斷的拍拍的步槍聲，機關槍聲，還夾着轟隆轟隆的大砲聲。街路上一陣騷動，抱兒抱女的向城外逃，說是某國兵要來攻城了。當下寶林便和吳二等商議，與其坐在這兒等死，不如冒險逃避到天津去。在天津，吳二有一家親戚可以暫住些時候。

商議妥當了，五月四日的早晨，寶林吳二便把所有的現款藏在身

邊，帶領着兩家人口，一同在槍林彈雨中逃出來了。在到天津去的路中，國富國雄遇到了在上海（五卅慘案發生時）同時被紗廠開除的好朋友宗興。他鄉遇故知，多麼快活！國富便把離開監獄後的情形一一告訴他。當下宗興便勸他們一齊合夥兒到吉林去租幾十畝沒有開墾過的荒田耕種，雖然起初四五年很吃苦，往後的收成就好了，獲利又多。他自己在那邊已經一年多了。寶林聽了宗興的話，第一個贊成。於是兩家人口便隨同宗興，合夥兒的轉乘京奉路（今北寧路）車向吉林進發。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辛苦力耕荒田成熟 殷勤善誘隣里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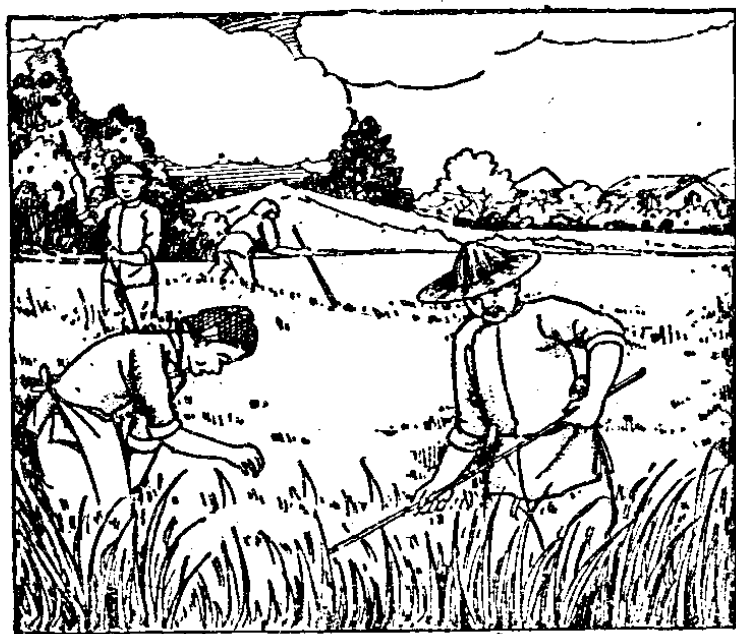
話說長春縣城東北六十五里地方，有一個小鎮，名叫萬寶山。離鎮西南二十三里是伊通河邊的馬家哨口，沿路都有村屯。伊通河東西附近的居民總以這裏做往來的要道。伊通河流自伊通縣境，向北紆迴流轉，便到長春縣的城南。從這裏向東北流去約五十里，便到了馬家哨口。長春縣城附近河面大約在二十丈以至三十丈多寬，但是到了馬家哨口東西兩岸要算是最狹，只有十五丈左右的光景。從萬寶山馬家哨口向北沿河寬約十里，長約九十五里，總是些荒草甸，中間熟田很少。

寶林等到了吉林後，便由宗興的介紹，在萬寶山附近，租了三十畝荒地從事墾殖的工作。寶林年紀雖然老了，可是他從小由田務上出身，辛苦慣了，對於田務非常的精幹。平時天一亮便督促着兩個兒子

到田裏工作。施肥料，播種子，沒有一件不選擇最好的方法。吳二夫婦和何氏有時也幫着到田裏耩草，因此不到兩個年頭，寶林耕種的這三十畝田便漸漸的變成熟田了。

一天正是初夏的天氣，在農事完畢後，夕陽斜照在麥場上，寶林全家團坐在門口。無意中寶林輕微的嘆了一口氣，說道：『今年的收成，雖算是很好；我想我們如果能在兩三年裏賺到幾百塊錢，還是回到南邊老家去的好。這地方錢雖然容易賺，可是總有些不穩。』當下吳二便問：『大哥，你說這裏不穩，我們種田的人，只要莊稼好，別的有什麼不穩的事？』寶林道：『如果在別處種田，你這話是千真萬確的，不過在萬寶山我就不敢相信了。這地方的農民固然散漫極了，偏偏東三省這地帶全在某國人的勢力之下，只要有機會，他們那無情

的大砲便會對着我們轟擊的，我們平時沒有團結，到那時候，不但不能設法抵抗，就連逃命也不能互助的。所以我說這地方不能長期住下



萬寶山開墾

去。』國雄一聽連連拍手道：『不錯，不錯！他們一點聯絡都沒有。大哥，我們不妨在耕種完畢的時候，向他們把這危險的局面和聯絡的必要宣傳宣傳。』國富自然贊成，於是他們便常常的向這班醉夢般的鄰人解說。起初他們都是半信半疑，也只當故事和新聞聽聽罷了。

一天夜晚國富吃過了晚飯，便踱到

北邊鄰居徐家去。這時徐小老爹正坐在門外廣場上，和東鄰的張家西

鄰的孫家兄弟們閑談，大家看見國富來了，便一齊站起來招呼他。徐小老爹是山東人，搬到這兒已經十二年。爲人很剛直，年紀雖然在五十歲以外，還有一種朝氣，高興時談談說說，終日不倦，所以附近的農民都很歡喜接近他，叫他做「徐小老爹」，他也成爲他們當中的中心人物。這時徐小老爹含着旱烟管，拉着國富的手，笑道：「吳大老官，今晚什麼風兒吹得來的呀？這幾天農事辛苦了罷？」國富連連搖着頭說：『沒有，沒有。你老人家辛苦了呀。』接着徐小老爹便說：『我剛纔和他們談到你，孫永貴和張鴻才說你太憂慮了，東三省偌大的地方，某國人會明目張膽的侵略嗎？』那個紅紅的臉，瘦長身子的青年名叫孫永貴的，不等國富回答便接着說道：『而且中國的人口這樣多，某國人決不敢輕視的。小老爹，你說對不對？』徐小老爹故意

拖長着聲音答道：『這個自然！』徐小老爹說完了，大家都望着國富看。國富只笑了一笑纔開口說：『小老爹，你們的話誠然不錯，因為你們一向處在這種強鄰侵略的勢力之下，一點都不覺得。我們從南方來了不久，所以覺得這局面的危險。你們看某國在山海關以東一帶的駐軍今年不是又比去年多了嗎？常常測量地形和到內地考察，不是準備軍事行動和進佔我們的國土嗎？再看他們的人民，現在更是一批一批的運到這裏來，辦學校的辦學校，做買賣的做買賣。如果將來越來越多，總有一天會喧賓奪主的。雖然我們國土這樣大，人口這樣多，可是國防的空虛，和連年赤匪的爲害，加之民氣消沉，人心渙散，不曉得愛護國家，愛護民族，一遇到外力的侵凌，除了空口說白話，喊別人家幫忙，就任人家宰割了。在萬寶山這一帶，更是危機四伏。我

們如果自己不謀聯絡，不圖團結，只要禍事一到，只有等待死亡的到來了。『國富說時態度非常的懇切，徐小老爹首先被感動了。以後這一帶的農民逐漸都做了國富國雄的羣衆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護農田寶林忽西逝 喪財產國富又南還

話說在初夏的一個下午，天氣很晴和，徐小老爹匆匆忙忙的走到吳家來找寶林和國富國雄。當他一眼望見寶林的時候，開口便說道：『寶林爹，真不得了！郝永德已租好了三姓堡蕭家和張家的荒地，組織稻田公司，雇用朝鮮人替他工作，這倒也罷了；誰知道他又把些荒地轉租給朝鮮人耕種，聽說現在就快要在我們的農田區域裏開工挖溝

引水了，如果挖溝引水，水路至少有二十里長，我們辛辛苦苦耕種的農田不是要被他們破壞得乾乾淨淨嗎？」寶林聽了，眼睛都睜圓了，連連的說：『這還了得，這還了得，世界上那有這種蠻橫的事情？他們知道要生活來從事耕種，就破壞別人家的農田，別人家的農田給他們糟塌了，靠什麼生活呢？國雄，你快點出去打聽打聽，過一刻我們大家來想辦法罷。』

一會兒，國雄氣喘吁吁的跑回來說：『有一百多個朝鮮人，已經在馬家哨口祭過伊通河神，又在土地廟前邊祭過了土地神，實行破土了。』他們於是便把附近的農民都找來商議對付的辦法，大家都急得抓耳搔頭，張鴻才孫永貴更是怒不可遏，可是一時都想不出辦法來。後來還是寶林父子們提出了兩個主意：一個是如果他們挖到這裏來，

大家一齊去阻止他們，不准他們工作；還有一個主意是他們挖溝，我們一齊去替他們把溝填平了。大家都拍手稱善，並且都說第二個主意比第一個主意好，當下各人紛紛回家不提。

時間過得很快，看看又到了六月底了，在日本的便衣警察保護之下，朝鮮人早已完成了所挖的水溝。七月一日，寶林因為水溝中斷大家的田地，妨害耕作，先一天便約好附近農民三百多人實行正當的防衛，動手填溝，消息傳播出去後，這天中午，日本警察便全付武裝起來，攜帶機關槍出發前往。七月二日的早晨，寶林徐小老爹國富國雄和三百多農人集合起來，正預備繼續的平溝，日警便對着他們開槍掃射。依着孫永貴的意思便要衝過去，後來子彈越來越密，像雨點一般的打過來，一片呼號慘叫的聲音，十里外都可以聽得到。

在這混亂的當兒，寶林被一個子彈打中了，立刻倒下來，手裏還緊緊的抓着平溝時用的釘鉋。國富國雄連忙跑到寶林的身邊，輕輕的把他抱起，抬回家去，大家也跟着退下來，各自散去。

寶林到家不久便死了。在死的時候，寶林還悲慘的竭力從牙縫裏斷斷續續的擠出『復興民族救中國，打倒殘殺我們同胞的……』幾個字，便永遠的靜默了。何氏哭得死去活來，國富和他的叔叔吳二忙着料理寶林的後事，國雄像癡了一般，整天的握着拳頭說要替他的爸爸復仇。

在寶林喪事辦好了那天，日警又把馬家哨口四周的土牆佔住了，並且在吳家的南邊築了一座砲台，在水溝以東架設軍用布棚三架，在水溝以西搭蓋蓆棚兩座，挖戰壕，放步哨，附近三四里之內，不准中

國人行走。下午忽然有兩個警察跑到吳二家裏來強逼他們立刻離開這裏，除了寶林的那口棺柩要抬去，其他的東西一點也不許帶走。寶林和吳二幾十年來的積蓄，到這時完全喪盡了。還是國雄趕到長春向宗興借了一筆款子，拿給國富，讓他和母親、叔叔、嬸母扶着寶林的棺柩，到南邊去，料理安葬的事情，然後慢慢的恢復他們的財產。他自己呢？他自己決定到瀋陽去投軍，他認為東三省遲早總要和敵國作戰的。只要作戰，他復仇的機會便到了。國雄的主張早已決定，他們只好成全他的志願，便扶着寶林的棺柩南下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目睹情形英雄揮淚

耳聞消息壯士枕戈

話說國雄送別他母親和哥哥扶柩回南邊去以後，便隻身跑到瀋陽來，投入軍隊，刻苦自勵，天天懷着殺敵的決心。一天，他因爲要拜望一位剛從南方來的朋友，順便探聽探聽他的母親和哥哥的消息，便請假出外。在街路上他又遇到了當年在青島時路中所見的同樣情形。當他在大街上走的時候，他看見一個某國兵士向一家南貨店裏買了兩包貨物，卻不給錢，拿着就走。店夥追出來向他要，某國兵士帶着一副似乎高貴的面孔，回頭對店夥獍笑了一笑，接着在他的小腹上便是一腳。店夥沒有提防，立刻跌倒地上去，臉都痛得發了白色。這時那個兵士復得意的笑了一笑，然後纔揚長而去。在去的時候，嘴裏還噤噤咕咕的說出：『狗，不識相的東西，這是我們的天下。』這些話。

國雄看到這情形，恨不得走過去揪着那殘忍的某國兵毒打一頓，

替我們被虐待的同胞出一出冤氣。但是他一想，他現在是軍人，身上

穿的是軍服，如果打出事情來，他們軍隊是要被連累的。他只好忍了一忍，把氣憤壓下去，繼續的走路。

被 人 欺 侮



誰曉得走不多遠，又看見了兩個拖着木屐的浪人，拉住一個年紀約摸二十一二歲的年青姑娘，嬉皮笑臉的在那裏調戲。一個浪人嘴裏還不住的說：『好姑娘，我們到旅館裏去開開心罷！』女子的臉羞得通紅的，像初夏黃昏，西天的晚霞一般。另一個說：『咦，伯什麼羞呀？我們表示親善呢？』他們一邊說，一邊就動手摸着那女子的乳峯。那女子處

在這兩個身強力壯的浪人包圍之下，掙扎已全然失去了效力，於是便放聲大哭起來。路上的警察看不過去，走過來問是什麼事情，這兩個浪人纔哈哈大笑的丟開手，大搖大擺的走了。當然，警察是中國的警察，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也只有望着那兩個矮矮的背影，在路的那邊漸漸消失了。

國雄一連看見兩件都是我們的同胞被人家欺負的事，直氣得眼淚一顆顆的滾下來。他想：『這個世界真是沒有公理的，誰有勢就是誰狠。我們的國家是這樣的弱，年年內戰，加之水災匪禍，交迫而來，民窮國弱，無怪別人家要來欺負我們。爲今之計，只有自己覺悟，刻苦努力去復興民族，去拯救民族。』他想到這裏不覺把拳握緊了，心一橫，嘴裏吐出一句：『還是回營去，國家民族已經快危急了，還有

什麼心腸去找朋友閒談，還有什麼心腸去關心私事？』他決定了，將身子一轉，拔脚便回到營裏去。

當他到了大營門口的時候，跟國雄交情最好的王德標低低的對他說：『國雄，你知道嗎？外邊消息很不好，聽說敵軍要來繳我們的槍械，有人說不久就要攻打這裏了。』國雄一聽，好像瘋狂了一般，哈哈大笑起來，並且不住的說：『機會來了，機會來了，殺呀！』王德標皺了一皺眉頭，說：『肅靜點，少帥不在這兒，打不打是沒有一定的，並且聽說我們這一營要調到長春去呢。』王德標還沒有說完，只聽得一陣集合的號聲蒼涼的從他們的營裏飄送過來，他們連忙快步跑進去。遠遠的還看見國雄鐵青着面孔大聲的說：『隨便調到那兒，我總是預備打的。』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力竭聲嘶肝腸寸斷 槍林彈雨血肉橫飛

話說王德標那天對國雄說的風聲，終於證實了，九月十八日半夜北大營是被日本軍隊佔據了，同時駐紮在長春的日軍第三旅團司令金川中藏，因為日軍既然佔領了瀋陽，長春的日軍當然也要同時策動。於是十九日的早晨三點多鐘，總攻擊令便下了。旅團團長長谷帶領了四聯隊隊長大島等人，兵一隊，約摸三百五六十名和機關槍四架，陸戰砲兩門，實行進攻駐紮在二道溝的東北軍第三營部。當日軍紛紛到二道溝以後，便在營前架槍吊砲，一面把營部包圍起來。第三營長傅冠軍連忙召集全營的兵士，報告奉令退讓的計劃。這消息直把國雄氣

得身體都顫抖起來。這時候，忽然有一個日本軍官闖進來，傅營長連問忙：『有什麼事？』那個軍官帶着譏諷的語氣答道：『特來拜訪，



奮 死 難

時彈密如雨，轟隆轟隆的大砲聲幾乎把山岳都震動了。

順便繳一繳械。』當下傅營長立刻把面孔沉下來，厲聲的說道：『退讓則可，繳械不行。』誰曉得那個軍官便拿出手槍來對準傅營長連放了兩響，傅營長當下便殉難了。這時營外的日軍聽見裏面的槍聲，就用機關槍掃射，兩側日軍用步槍攻擊，溝南和四圍伏兵同時開砲，一

傳營長已經死去了，軍中是非常的混亂，國雄大聲疾呼的喊道：『弟兄們，我們爲什麼不打？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與其白白的給敵人打死，不如痛痛快快殺了幾個敵人再死。』國雄當下拚命的搖着機關槍，但是再看看同營的兵士們還是畏畏縮縮的不敢動手。他不禁怒火中燒，厲聲喝道：『打呀，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我們的子孫，殺呀！……』國雄的聲音已經啞了。『殺呀，只要我們的心兒在跳，我們不要忘記了我們國家的仇人，殺，殺呀！』機關槍的子彈看看是快盡了，日軍的砲火卻越來越兇，一部份已經衝進營地來。國雄丟開了機關槍，拿着步槍，上了刺刀，站起來，復又喊道：『兄弟們，衝過去，衝呀，衝呀！』一片慘殺的壯烈的呼號，在清冷的早晨的天空裏激盪出來。國雄握緊了槍桿像一隻餓虎似的直撲過去，刺刀起處，

一連刺倒了四五個敵人。最後他畢竟給一顆子彈打中了。接着那敵人的刺刀也跟着插進了他的胸口。那殘酷的敵人把刀向下一劃，他的肚腸也流出來了。當肚腸快流出來的時候，國雄還微笑喊道：『爸爸，你的兒子也來了。同志們，殺呀，殺死我們的仇敵！』漸漸的，國雄的生命，也就跟着他最後的呼聲同時的消滅了！

且說國富自從離開了吉林以後，回到家鄉去了一趟，後來便在上海的一個工商聯合會裏擔任一點職務。「九一八」(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不宣而戰的佔據了東三省。北大營和二道溝都在無情的砲火下變成了焦土。消息傳來，全國震驚，上海各界更是義憤填胸，紛紛的組織後援會，開會演說，欲使沉醉在迷夢中的同胞們覺醒過來，共赴國難。國富日夜的奔走，募捐，演說，幾乎沒有一時一刻

的餘暇。但是東北各地相繼陷落的消息不斷的傳來，同時，他弟弟國雄的生死存亡，一點都不知道，在國難和私情的兩重燃燒裏，國富的肝腸是寸斷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宵小橫行險遭不測 風雲彌漫備嘗艱辛

話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因為東北軍隊的不抵抗，把我們最肥沃的大好河山輕輕的給殘暴者佔據去了。但是義勇軍卻時時出沒於白山黑水之間，抱着收復失地的決心，表揚民族的勇氣，百折不撓的跟敵人作戰。因為彈餉的缺乏，國富便在上海四出奔走，募捐接濟，因此很引起敵人的注意，時時刻刻的想弄死他，免得東北的義勇軍得

到他的接濟，再支持下去，阻撓他們進佔華北的計劃。於是上海的一班浪人便收買了些喪心病狂、只認得金錢而忘記國家的一些漢奸，去行刺國富。

在一天夜晚，因為有十幾個青年預備出發北上投軍，國富和義勇軍後援會的一班負責人員，在後援會的辦事處舉行一個悲壯淒慘的歡送會。散會後已經十二點多鐘了，天空飄着牛毛般的雨絲，國富一個人沿着開北中興路慢慢的回家去，在將到大統路的轉角上，從黑暗裏突然的跳出了兩個穿藍布短衫的大漢來，一個抓住國富的衣領，一個緊緊的把手槍抵住國富的胸口，喝道：『你姓什麼？』國富起初以為是遇到強盜，後來聽見他們問他姓什麼，便疑心到漢奸的作祟。因為國富在不久以前常常接到漢奸的警告，他總是置之不理，這時候他纔

有點明白了。便連忙的回答道：『我姓朱，叫朱冠人。在東洋學堂裏當門房，今晚身邊只有兩塊錢，你們先生要，就拿去吃香烟罷！』那個抓住他衣領的大漢喝道：『胡說！你不是吳國富嗎？』這句話更使他明白了。於是國富反裝出泰然的樣子問道：『先生，你認識吳國富嗎？他是我的表哥，那傢伙不是朋友，他的手頭很有錢，我向他借了幾次，一個大錢總不肯出。他一天到晚的反對日本人，真混蛋！如果我們不是靠日本人，這門房也沒有得做了。今晚聽說他在外邊開什麼勞什子的歡送會，要到三點鐘纔回家，因此我想趁他不在家，去找他的母親——就是我的姑母借兩塊錢來，偏巧遇着了你們兩位。這兩塊錢只好送給你們做個交情罷！橫豎兩塊錢我也不能夠到輪盤賭場裏去的。』

國富說時，便把兩塊錢從衣袋裏挖出來，那個拿手槍的大漢說：『誰希罕你兩塊錢。』說完便低低的對另一個大漢說：『真像吳國富。』國富不等那人的回答，搶着便說：『連我的表嫂都說我和國富的面貌一般無二，不同的就是他多了幾顆小麻子而已。』當下兩個大漢面面相覷了半刻工夫，纔罵道：『滾你娘的蛋！』國富因此始得安然的從虎口下回到家裏。

第二天正是一月二十八日，日軍襲取上海的傳說一天比一天來得緊張。下午形勢格外的嚴重。四點鐘的時候，有六百多名日本便衣隊在日清公司輪船碼頭登岸，開到北四川路一帶纔各自散去了。當時盛傳這些日本人將在夜裏攻擊中國的軍隊。其時中國駐防軍正奉命將要退出閘北，只有一營留防在天通庵，青雲路，橫浜橋一帶。誰曉得到

了夜裏十一點三十五分的時候，有一隊日軍在天通庵遇到了中國的哨兵兩人，舉槍便要攻擊，卻被一個西捕勸開了。一會兒日軍的鐵甲車又向前推進，並且先用機關槍向中國軍隊掃射。我軍爲了守土有責和正當的防衛，不得不拼命的應付，戰事便發生了。

這時國富被槍聲砲聲從睡夢中驚醒，穿好衣裳趕到外邊一看，只見閩北的天空好像有萬條金蛇在盤旋飛舞着，子彈呼呼的不住從頭頂上飛過去。國富他是經過多次戰事的，一點也不怕，連忙奔到後援會辦事處，連夜的籌備後方的一切工作，出入前線，護送糧餉，差不多沒有一次不是在彈雨下冒着天大的險去的。雖然淞滬之戰使國富的身心憔悴極了，可是他那以身許國的決心，卻一天一天的堅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千里從軍別離在即 十年教訓抵抗長期

話說自從淞滬戰爭停止後，後援會這種組織也取消了。可是東北淪陷的土地，依然沒有恢復，上海呢，早已冠蓋如雲，酒紅燈綠，恢復那種昇平的景象了。國富時常忿忿的說：『不要以為眼睛看不見子彈，耳朵聽不到砲聲，便以為戰事結束了。來日方長，我們的國難並沒有因「二二八」的戰事減少了一分一毫呢！』及至停戰協定簽了字，國富便決心北上，一則去幫助出沒於冰天雪地的義勇軍，再則去探訪探訪他弟弟國雄的消息。

上海的一班朋友，聽到國富要北上投軍，大家便約定了在他動身那天開會去歡送他。這天下午六點鐘，國富穿着一件灰色斜紋布的中

山裝，很端莊的出現於會場上，全場因之頓現着悲壯的氣概。忽然間有一個穿長袍的人，跑到國富的身邊，緊緊的握着他的手。兩人默然的相對着，一顆顆的淚珠不住的滾下來，最後還是國富咬了咬嘴唇開口道：『你你……什麼時候來……來的？宗興哥！』那人也勉強的把感情節制了一下，纔說：『我嗎？我……我是剛纔到上海的，聽到這兒開會歡送你北上投軍，所以我連忙趕到這兒來會你一會。』停了一會，宗興放聲大哭起來了，全場的人都非常驚駭，國富也不住的抽咽着。後來宗興又勉力的說出了四個字：『你曉得嗎？』說完又大哭起來。過了半天纔說道：『長春失陷，國雄兄弟就是那次殉……難……了！』

國富一聽到宗興說出的末了一句話時立刻便暈過去了。經過大家

的營救，片刻，纔醒過來。國富清醒了以後，也不哭了，連忙敦促會場主持的人說：『開會罷！』於是大家就了座。侍者送上酒來，國富



北 行 搜 軍

一飲而盡。隨後站起來，向大家行了一個禮，說：『今天兄弟承諸位好朋友的盛意，特地爲兄弟舉行了這樣一個歡送會，使兄弟覺得非常的不安。要是不出席罷，我兄弟跟諸位再要想見面恐怕今世是不會有的了。因此老着面皮來和諸位作最後的訣別。諸位，這回敵國要貫徹他武力侵略的政策，傾他全國的實力，意圖吞併我國的疆土，滅亡我們的民族。東三省既然被他們在無情的砲火掩護之下佔領了，又要

肆其兵力到長江流域，上海的砲火我們是嘗過的了，閩北的繁華而今掩埋在焦土裏，但是這不算是羞恥。從前吳王夫差把越國滅掉了很多年，勾踐於艱苦之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結果還可以恢復他的江山。從這個例子看來，我們目前雖然受他國種種的欺侮，如果我國人心不死，隨時隨地總可以有強盛的可能，不過如今敵人是深入了我們的內地，國家已快要危亡，我們有志氣的國民，只有發揮一致效死的精神，滌除排擠傾軋的惡習，凡是一切私見的異同，權利的夢幻，都要一掃而空，拿出全力來應付外侮。我更相信能奮鬥的決不會滅亡，服正義的定可得到勝利。諸位！國家已到了這種地步，我們要趕快喚醒同胞，訓練自己，不要再苟且偷生，要曉得「覆巢之下，必無完卵」，不自救就是等於自殺！諸位，大家努力罷！至於我此去究竟如

何？我自己也不曉得的，總之，殺了一個敵人，就算我盡了國民的一份義務罷了。諸位，再見吧！』在悲壯淒慘的歡呼中，國富帶着一顆跳躍着的爲國犧牲的心，離開了多年的老友走出會場，動身北上了。

正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國富的精神，追隨着國魂，萬古長存！

葉楚傖主編 國民說部總目

第一集 國民歷史集

徐忍茹校訂
林一厂

上古演義 鍾韻泉編
秦漢演義 胡亞泉編
魏晉六朝演義 王息庵編
隋唐演義 符懋德編
晚唐演義 符懋德編
五代兩宋演義 王息庵編
元史演義 壽昌編
明史演義 壽昌編
清史演義 黃大白編
清季演義 黃大白編

第二集 國民革命集
徐忍茹校訂
湯增璧

孫中山先生傳 劉憲英編
民國紀元 沈裕民編
救國津梁 鍾公任編
討袁記 鍾公任編
光復記 劉憲英編
護法記 黃振亞編
北伐記 沈裕民編
十二忠烈傳 王樹滋編
建國三先烈 王樹滋編
革命三士傳 黃振亞編

第三集 國民地理集

張炯校訂
鍾靈秀

地球來歷 鄧啓東編
全國展望 鄧啓東編
錦繡江南 紹台編
平浦道上 紹台編
長江流域 桂芬編
隴海道上 許逸超編
白山黑水 許逸超編
西北遊記 許逸超編
國浙百粵 李旭旦編
西南遊記 李旭旦編

第四集 國民名人傳記集
張炯校訂
徐逸樵

萬世師表的孔子 金煜編
復興越國的勾踐 宗秉新編
威震西域的班超 束若編
昌明女德的班昭 章植編
西遊取經的唐僧 陳經編
抗金護宋的李綱 李仲融編
盡忠報國的岳飛 徐朗秋編
成仁取義的文天祥 李仲融編
抗英拒毒的林則徐 孫毓麟編
行乞興學的武訓 徐朗秋編

第五集 國民健康集

胡定安校訂
郝更生

白衣姑娘 陳邦賢編
寶寶 邵象伊編
喫與喝 黃長才編
失足恨 陳仲公編
人齒鬥爭 李紫衡編
強身強種 陳仲公編
自強不息 劉漢明編
萬生考察記 朱章展編
急救術 朱章展編
海林良練武 陳叔泉編

第六集 國民生產經濟集
壽勉成校訂

經商致富記 葉新明編
黃金夢 張宗漢編
塵海淘金錄 劉家傑編
僑商歸國記 葉定安編
桃源境 歐先哲編
田家樂 袁炳昌編
王先生遊記 蕭抱堅編
吃飯難 徐鍾渭編
悲歡離合 張振玉編
愛鄉記 王樹滋編

200330

第七集 國民政治集

薩孟武校訂

民衆救星
青天白日滿地紅
國際春秋
李三求知記
張生觀光記
張志誠論政
學徒問難記
李博士外傳
苦鬥成功史
村農問政

愛國青年
模範新村
禦侮記
父子英雄傳
好兒當兵
人間天上
鄉村防災記
白骨塔
芝罘國復興記
域外周游記

004011

第八集 國民防衛集

馬宗榮校訂

章育才編
王履康編
儲玉坤編
汪德裕編
薩師炯編
朱元燮編
趙非蘇編
趙菲蘇編
周大鐘編
莫寒竹編

張志新編
王萬成編
張宗瀛編
章石承編
林佛慈編
林佛慈編
方金墉編
章永超編
金煜編
齊德修編

第九集 國民科學集

薛德清校訂

氣象與人生
動物自衛術
光榮的煤
維他命
萬能的水
電世界
烟酒害
人種改良
草木花卉
雞生蛋蛋生雞

幸福的家庭
人人樂
光明之路
除舊佈新
老少無欺
醒迷棒
移風易俗
雙手萬能
古拔村奇聞錄
除糞記

第十集 國民生活集

金嶸軒校訂

陳仲公編
經維水編
尹國鈞編
薛任編
常伯華編
王伊復編
經瑞編
陳仲公編
陳端本編
顧恆德編

余之介編
余之介編
周大鐘編
周大鐘編
田康編
田康編
林佛慈編
林佛慈編
金煜編
陳仲公編

本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初版

國民說部第八集之四

父子英雄傳

(禦侮救國)

實價國幣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

(474-2/1)

編著者 章石承

主編者 葉楚傖

校訂者 馬宗榮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南京河北路本局
南京河北路重慶巷口

平路

857.4
657
3